

古龙武侠精品·陆小凤系列之二

绣花大盗

古  
龙著

## 内 容 简 介

神秘的大盗屡屡作案，不仅掠走巨财，而且凭一根绣花针将众多武林高手“绣”成瞎子。第一名捕金九路请出陆小凤一同破案，发现此案与红鞋子有关，而“红鞋会”的首领公孙大娘有极大的嫌疑。

陆小凤初次堕入情网，然而心上的姑娘薛冰却神秘地失踪，是生离，还是死别？

陆小凤以灵犀一指抵挡了白云城主叶孤城的天外飞仙剑法，二人结为知己，是幸，还是不幸？

险象环生，疑云四起，是本书的特点，真相大白时，又令人惊讶称绝。

## 目 录

---

- 绣花的男人 ..... (1)
- 不绣花的女人 ..... (25)
- 偷王的赌约 ..... (49)
- 女道人 ..... (69)
- 绣花大盗 ..... (95)
- 要命的约会 ..... (116)
- 小楼凤劫 ..... (140)
- 千奇百变 ..... (166)
- 田路 ..... (190)
- 破案 ..... (210)
- 尾声 ..... (233)

## 绣花的男人

酷热。骄阳如刀火，晒在黄尘滚滚的大路上，常漫天脸上的刀疤，也被晒得发出了红光。

三条刀疤，再加上七八处内伤，换来了他今天的声名地位，每到阴雨天气，内伤发作，骨节酸痛时，想到当年的艰辛血战，他就会觉得感慨万千！

能活到现在真不容易，能够做每个月有五百两银子薪俸的副总镖头，更不容易，那实在是用血汗换来的，近年来他已很少亲自出来走镖，“镇远镖局”的总镖头跟他本是同门的师兄弟，两个老人早上练练拳，晚上喝喝酒，已享了好几年清福，就凭他们一杆“金枪铁剑旗”，东南一带的黑道朋友，已没有人敢动“镇远”保的镖。

但这趟镖却实在太重要，镖主又指定要他们师兄弟亲自护送，总镖头的风湿最近又发了，常漫天就只好又挂上他那柄二十七斤重的巨铁剑，亲自出马了。

“镇远……扬威……”趟子手老赵吃这行饭也已有二十年，年纪虽不小，嗓门却还是很冲，再加上中午打尖时喝了十二两烧刀子，此刻正卖弄精神，在前面喊着镖。

常漫天掏出块青布帕擦了擦汗，岁月不饶人，他忽然发觉

自己真是老了，走完了这趟镖，也到了该挂剑归隐的时候。天气又实在太热，前面若有阴凉的地方，歇一歇再走也不迟。

常漫天一提缰绳，纵马赶了上去，正准备关照老赵，忽然发现前面有个人端端正正的坐在道路中央绣花。一个满脸胡子的大男人。

常漫天闯荡江湖三十多年，倒还没见过男人绣花的，更没有见过有人会在这么大的太阳底下，坐在大路上绣花。

“这人莫非是个疯子？”他实在像是个疯子，在这种鸡蛋摆在路上都可以晒熟的天气里，他身上居然还穿着件紫红缎子大棉袄。

奇怪的是，穿着纺缎单衫的人都已满头大汗，他脸上反而连一粒汗珠子都没有。

常漫天皱了皱眉，挥手拦住了后面的镖车，向趟子手老赵使了个眼色。

老赵毕竟也是老江湖了，从常漫天第一趟走镖时，他就跟着做趟子手。

老主人的意思，他当然明白，轻轻咳嗽了两声，打起精神走过去。

这大胡子专心绣着花，就好像是个春心已动的大姑娘，坐在闺房里赶着绣她的嫁衣一样，十六七辆镖车已因他而停下，他竟似完全不知道。

他绣的是朵牡丹，黑牡丹，绣得居然比大姑娘还精致。

老赵突然大声道：“朋友绣的这朵花实在不错，只可惜这里不是绣花的地方。”

他的嗓门本来就大，现在又是存心想让这人吓一跳的。谁

知这大胡子却连头都没有抬，眼都没有眨。

“难道他不但是个疯子，还是个聋子？”

老赵忍不住走过去，拍了拍他的肩，道：“朋友能不能让让路，让我们……”他的声音突然停顿，脸色突然变了。刚才伸手过去拍肩的时候，大胡子手里的绣花针刚好抬起，在他手背上扎了一下。连挨一刀都不会皱眉头的江湖好汉，被绣花针扎一下又算得了什么。

老赵本来连一点都不在乎，可是想缩回手的时候，这只手竟缩不回来了！他半边身子竟似已全都麻木！这根绣花针上，莫非有什么邪门外道的花样？

老赵后退了三步，看了看自己的手，手并没有肿，却偏偏不听使唤了，他又惊又怒，刚准备发作。

常漫天已飘身下马，抢过来向这大胡子抱了抱拳，道：“朋友绣的好标致的牡丹。”

大胡子还是没有抬头，却忽然笑了笑，道：“我还会绣别的。”

常漫天道：“绣什么？”

大胡子道：“绣瞎子。”

常漫天也笑了笑，道：“瞎子只怕不好绣。”

大胡子道：“瞎子最好绣。只要两针就能绣出个瞎子来。”

常漫天道：“怎么绣？”

大胡子道：“就是这么样绣。”他突然出手，在老赵脸上刺了两针。

老赵一声惨叫，手蒙着脸，已倒在地上，疼得满地打滚，指缝间鲜血泌出，正是从眼睛里泌出来的！常漫天脸色骤变，反

手握剑。

大胡子却还是悠悠闲闲的坐在那里，悠然道：“你看，我岂非两针就绣出了个瞎子来？”

常漫天冷笑道：“朋友好快的出手。”

大胡子淡淡道：“瞎子我绣得最快，七十二针就可以绣出三十六个瞎子来。”

走这趟镖的人，连常漫天自己正好是三十六个，随行的三位镖师也都是一等一的硬手，现在也都已纵马赶了过来。

所以常漫天虽然吃惊，却还沉得住气，厉声道：“朋友是来寻仇的？还是来劫镖的？”

大胡子道：“我是来绣花的。”

常漫天道：“你还想绣什么？”

大胡子道：“先绣三十六个瞎子出来，再绣八十万两镖车回去。”

常漫天纵声大笑，道：“恰巧我这口剑也能绣点东西！”大胡子道：“绣什么？”

常漫天道：“绣死人，一个死人！”笑声突顿，剑已出鞘。

这柄巨铁剑虽不是什么神兵利器，却是昔年“铁剑先生”的真传。

常漫天在这柄剑上，至少已下了四十年的苦功夫，否则他又怎么能活到现在。

随行的镖师也都亮出了兵刃，一口雁翎刀，一根练子枪，一柄丧门剑。

镖客们对付劫镖的绿林朋友，是用不着讲什么江湖道义的，也不必讲究单打独斗。

## □ 绣花大盗 □

常漫天厉声道：“亮青子，一起上，先废了他的一双招子！”招子就是眼睛。

想要别人变成瞎子的人，别人当然也想要他变成瞎子！江湖豪杰们的原则，本就是：“以牙还牙，以血还血！”大胡子却还在绣花，二十七斤重的巨铁剑，已夹带着风声削过来。

练子枪“毒龙取水”，也从旁边直刺他的腰。镇远的镖师们，武功大都得过他们师兄弟的指点，招式出手，当然都配合得很好！

大胡子忽然笑道：“绣完了。”

他的牡丹已绣成，绣花针斜斜挑起，常漫天只觉得寒芒闪动，忽然间已到了眼前。

没有人能形容这种速度几乎也没有人能闪避，常漫天狂吼一声，铁剑突然脱手飞出，他的人却已倒下。“夺”的一声，铁剑远远的钉入道旁大树上，入木一尺。这时大胡子已绣出了他的第四个瞎子。

七十二针，三十六个瞎子。好快的出手，好狠的出手！一面白绸，盖在常漫天脸上，上面绣着朵大红的牡丹。

## 二

江重威走路的时候，身上总是会“叮叮当当”的响，就像是活动的铃铛一样，他当然不是铃铛。江重威是平南王府的总管，是个很有威仪，也很权威的人。

王府中当然有很多机密重地，这些地方的门上，当然都有锁。所有的钥匙，都由他保管，一个身上带着二三十把钥匙的人，走路时当然会“叮叮当当”的响。



他的确是个值得信任的人，不但谨慎沉着，忠心耿耿，而且一身“二三太保横练”，虽然并不是真的刀枪不入，但无论任何人都已很难能伤得了他。他要伤人却不难。

他的铁砂掌，已有九成火候，足可开碑裂石，击石成粉。王爷将钥匙交给他保管，一向都很放心的。现在他正要替王爷到宝库中去取一斛明珠，两面玉璧。

今天是王爷爱妃的芳辰，王爷已答应她以明珠玉璧作贺礼。

就象世上大多数男人一样，王爷对自己所钟爱的女人，总是非常慷慨的。

长廊里沉肃安静，因为这里已接近王府的宝库，无论谁敢妄入一步，格杀勿论！

入了禁区后每隔七八步，就有个由江重威亲手训练出的铁甲卫士，石像般执枪而立。

这些卫士都经过极严格的训练，就算是有苍蝇飞上他们的脸，有人踩住了他们的脚，他们也绝不会动一动的。江重威不但极有威信，而且号令严明，若有人敢疏忽职守，就算放了条狗进入禁区，也格杀勿论！连他自己进来时，都得说出当天的口令。

今天的口令是：“日月同辉”，因为今天是个很吉利的日子。

甚至连江重威冷峻严肃的脸上，都带着三分喜气，今天他也是王妃寿筵上的贵宾，办完了这趟差使，他就要换上华服，去喝寿酒了。所以他脚步也比平常走得快了些。

八个腰佩长刀的锦衣卫士，跟在他身后，锦衣卫士们都是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## □ 绣花大盗 □

对，还得要他高兴。今天的人来得很对，除了花满楼外还有黄山古松居士，和号称围棋第一，诗酒第二，剑法第三的木道人。

这些人当然都不是俗客，所以苦瓜大师今天也特别高兴。苍茫的暮色中，终于传来了清悦的晚钟声。花满楼走出去的时候，古松居士和木道人已经在院子里等他。晚风吹过竹林，暑气早已被隔绝在红尘外。

花满楼微笑道：“要两位前辈在此相候，实在是不敢当。”

木道人笑了。这位素来脱略形迹，不修边幅的武当长老，此刻居然也脱下了他那件千缝万补的破道袍，换上了件一尘不染的蓝布衫。

就为了不愿受人拘束，他情愿不当武当掌门，可是要尝苦瓜大师的素斋，他也只好委曲点了。

苦瓜大师的怪脾气，是人人都知道的。

古松居士却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看来你这老道果然没有说错。”

花满楼道：“道长说什么？”

木道人笑道：“我说你一定知道我们在这里，就算我们一动也不动，你还是会知道！”

古松居士叹道：“但我却还是想不出，他怎么会知道的？”

木人道：“我想不出，只不过我有个你比不上的好处。

古松居士道：“什么好处？”

木道人微笑道：“想不出的事，我就从来也不去想！”

古松居士也笑了，道：“所以我常说你若不喝酒，一定能活到三百岁！”

木人道：“若是没有酒喝，我为什么要活到三百岁？”

禅房里竹帘代垂，隔着竹帘，已可嗅到一阵阵无法形容的香气，足以引起任何人的食欲来。

古松居士叹道：“苦瓜大师素席，果然天下无双。”

木道人笑道：“他自己常说，他做的素菜就算菩萨闻到，都会心动的。”

古松居士道：“看来现在菜已上桌了，我们还等什么？”

他们掀起竹帘走进去，忽然怔住。菜不但已摆上了桌，而且已有个人坐在那里，开怀大吃。

这不速之客居然没有等他们，居然既没有薰香，也没有沐浴。事实上，这人的身上不但全是泥，而且全身都是汗臭气。苦瓜大师居然没有赶他出去，居然还在替他夹菜，好像生怕他吃得还不够快。

木道人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这和尚偏心。”

古松居士道：“他一定要我们去熏香沐浴，这人却好像刚从泥里打过滚出来的！”

苦瓜大师大笑，道：“和尚的确偏心，但也只不过对他一个人偏心而已，你们生气也没有用。”

木道人道：“你为什么要对他偏心？”

苦瓜大师道：“因为遇见了这个人，连我也没法子了。”

木道人也笑了，道：“我不怪你，上次这个人偷喝了我两坛五十年陈的女儿红，我也只有看着他干瞪眼！”

花满楼苦笑道：“遇见了这个人，只怕连菩萨都没法子。”

这个人当然就是陆小凤。

四

一盆素火腿，一盆锅贴豆腐，都已碟子底朝了天，陆小凤才总算停下来，向这三个人笑了笑，道：“你们尽管骂你们的，我吃我的，你们骂个痛快，我也正好吃个痛快。”

木道人大笑，道：“别人上你的当，我不上。”他也坐下来，眨眼间三块素鸭子已下了肚。

花满楼在陆小凤旁边坐下来，立刻皱起了眉，道：“你平时本来不太臭的，今天闻起来怎么变得像是条刚从烂泥里捞出来的狗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因为我已经有十天没洗澡了。”

花满楼吃惊道：“几天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十天。”

花满楼皱眉道：“这些天你在干什么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我很忙。”

花满楼：“忙什么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忙着还债，赔债。”

花满楼道：“你欠了谁的赌债？”

陆小凤叹了口气，道：“除了司空摘星那混蛋，还有谁？”

花满楼道：“你怎么会输给他的？”

陆小凤笑道：“上次我跟他比赛翻跟头，赢得他一塌糊涂，这次他居然找上了我，要跟我比赛翻跟头了，你说我怎么会不答应！”

花满楼道：“当然会答应！”

陆小凤道：“谁知道这小子最近什么事都没有做，就只在

练翻跟头，一个时辰居然连翻了六百八十个跟头，你说要命不要命？”

花满楼道：“你输给他的是什么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我们约好了，我若赢了，他以后见面就跟我磕头，叫我大叔，我若输了，就得在十天内给他挖六百八十条蚯蚓，一个跟头，一条蚯蚓。”

花满楼笑了，道：“这就难层你自己看来也像是条蚯蚓了。”

木道人也忍不住笑，道：“你真的替他挖到了六百八十条蚯蚓？”

陆小凤又叹了口气，苦笑道：“开始的那几天蚯蚓好像还很多，到后来那几天，要找条蚯蚓简直比癞子找老婆还难。”

古松居士也忍不住问道：“那位偷王之王要这么多蚯蚓干什么？”

陆小凤恨恨道：“他根本就不要蚯蚓，只不过想看我挖蚯蚓而已！”

木道人大笑，道：“想不到陆小凤也有这么样一天，这实在是大快人心！”

陆小凤眼珠子一转，道：“你是不是也想跟我赌一赌？”

木道人道：“赌什么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赌酒。”

木道人笑道：“我不上你这个当。”

陆小凤用眼角瞟着他，道：“你难道认输了？”

木道人道：“我早就认输了，喝酒我喝不过你，剑法我比不上西门吹雪和叶孤城，你若真的要赌，我就跟你赌围棋！”

陆小凤大笑道：“你以为我会上你这个当？”

木道人傲然道：“别人都知道我围棋天下第一，却不知除了围棋外，我还有件事是谁也比不上的！”

陆小凤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木人道：“吃饭，你敢不敢跟我赌吃饭？”

陆小凤叹道：“我本来是想赌的，只可惜我不是饭桶！”

木道人也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想不到鼎鼎大名的陆小凤也会认输，真是难得的很。”

苦瓜大师忽然道：“其实近来江湖中最出锋头的人，早已不是他了！”

陆小凤道：“不是我是谁？”

苦瓜大师道：“你猜呢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西门吹雪？”

花满数道：“据说他最近一直在陪着峨嵋四秀中那位孙姑娘，已经有很久没有在江湖中露面！”

陆小凤笑道：“想不到他也有这么样一天，我本来还以为他迟早要做和尚的！”

苦瓜大师道：“佛门中不要这种和尚！”

陆小凤道：“若不是西门吹雪，难道是叶孤城？”

苦瓜大师道：“也不是！”

木人道：“叶孤城最近病得很重！”

陆小凤愕然道：“他也会病？什么病？”

木道人笑道：“跟我一样的病，懒病，无论谁得了这种病都不会再想出风头了！”

陆小凤想了想，道：“那么难道是老板和老板娘？”



花满楼笑道：“老板的懒病更重！”

陆小凤道：“老实和尚也不是喜欢出风头的人，大悲禅师更不是……”

他沉吟着，又道：“莫非是栖霞山那条母老虎？”

苦瓜大师道：“不是，这个人你非但不认得，而且连听都没有听说过！”

陆小凤道：“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
苦瓜大师道：“是个会绣花的男人！”

陆小凤怔了怔，又笑道：“会绣花的男人其实也不少，我认得的裁缝师中就有好几个是会绣花的！”

苦瓜大师道：“可是他不但会绣花，还会绣瞎子！”

陆小凤又怔了怔，道：“绣瞎子？”

苦瓜大师道：“据说他最近至少绣出了七八十个瞎子！”

陆小凤道：“瞎子怎么绣？”

苦瓜大师道：“用他的绣花针绣，两针绣一个！”

陆小凤总算已有些明白了，道：“他绣出的瞎子都是些什么人？”

苦瓜大师道：“其中至少有四五个人是你认得的！”

陆小凤道：“谁？”

苦瓜大师道：“常漫天、华一帆、江重威……”

他还没有说完，陆小凤已动容道：“东南王府的江重威？”

苦瓜大师道：“除了他难道还有别的江重威？”

陆小凤皱眉道：“但这个江重威自从进了王府后，就绝不再管江湖中的事，怎么会惹上这个人的？”

苦瓜大师道：“他根本没有惹这个人，是王府里的十八斛